

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

# 陈嘉庚 自述 下

著名爱国华侨领袖

企业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、社会活动家  
厦门大学、集美大学创办人  
生前曾被毛泽东誉为“华侨旗帜、民族光辉”

陈嘉庚 著  
文明国 编

APERTUR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

# 陈嘉庚 自述 下

陈嘉庚 著  
文明国 编

APCTIM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# 三四六 外省籍驻防军队

福清商会及其他报告，该处驻防军扰民甚苦，凡民家住宅，任意占据，家私什物随便夺取，彼若长驻此间，则受亏一次无妨，然或数月换防，去者各物尽行带取，而新来军队复择肥而噬。余问来此军队，是本省人抑外省人。答均系他省人。又报告现任县长亦甚坏蛋，善政无一可言，而害民苛政，层出不穷。余见该县长似一极粗笨之外省人，不知何项出身，决非文士之流。余于沿途见运输工人，车运颇少，且该车又不若浙江之便利。余问诸运夫，概系政府统制运输机关所雇者。

### 三四七 莆田文化称发达

十月十三早，余离福清来涵江，至晚后始到，欢迎者沿街灯火，颇形拥挤。是夜寓于旅舍，越早莆田县长，以电船导往莆田县。电船沿江河行驶，两边岸上概为良田，闻昔系海潮侵入之地，乃从江口筑堤岸，阻止潮水。岸内江河九十余条，良田数万亩。有人言现下堤岸之外，海滩已成，按费若干万元，再筑外堤，亦可增得许多良田与江河，而江河中亦有鱼虾水产利益可收。到莆田县即赴各界欢迎会，是夜寓林君别墅。莆田文化较早发达，为闽南冠，集美师生不少。该处妇女服装，除寡妇外，若有夫之妇，虽老人亦服红色，若衣裤非红色，而工作时短围裙，亦须用红布为之，想我国各处罕有同例。县长言文化发达区域，举动应较能团结和洽，若莆田则不然。如商会长每届选举，则明争暗斗，甚形剧烈，盖有利权可以营私舞弊。

而社会绅士亦意见甚深。不久之前发生两件奇事，一为某先生将与某女士，订某月某日，在某处行结婚礼，发出许多请帖，究其实某女士，乃某先生之亲生女耳。一为在公冢区，众人经过路边之处，造一个新墓，并树立石碑，书某某之墓，上并插挂新死诸俗物，究实其人尚健在也。由以上两事观之，可见社会恶俗，竟有如此之甚者。

### 三四八 绳缚壮丁队

十五日早，余离莆田来仙游枫亭，寓于旅舍，仙游县长因病不能来见，余亦节省时间，不往县城，止于枫亭。到寓少顷，便见有军人押百余名壮丁，由旅馆前行过。该壮丁分数队，有七八人为一队，有十余人为一队，俱用麻绳缚于上臂，牵连成队，使不能个人逃走。若一人要大小便，则全队须停行。壮丁用绳索缚联，此为余亲见之。至于其他多样，如用铅线环于颈项，然后用绳穿在铅线，相联成队，与及铅钱环于手臂，再用绳索缚之，此系余入省之前所闻者，余未敢信为事实；迨今亲见用绳缚之事，乃信前闻不谬也。

### 三四九 藉口拘挑夫

十六日早，余离枫亭将赴惠安县城，然昨晚有一位某君，系惠安某区长，与仙界毗连，距枫亭三十余里，他为集美学生，来迎余往其区署早膳。余起程较早，故先到区署，甫入门，见左畔房屋，窗户树立铁枝，门扇则锁闭，知为禁房。余行近窗

前，见房内约十余人，有十三四岁童子者。余问尔等是壮丁否？一人答是，又一人及童子答不是。又问不是壮丁，何罪被拘禁。答拿挑夫。又问拿来几天？答三天。又问每天给尔食几次？答无有，须自家供给。余进至招待处，男女十余人，多为集美同学，少顷区长亦到。余问拘禁诸人何故？惶惶答：“此处外来各军队甚横恶，绝不讲理，征召挑夫刻不容缓，如要二三百人，立即备付，否则用武，脚手并施，我被辱多次，故须预备。”云云。余言：“将离福州时，军师长均有言，沿途经过，如有闻军队不法事情，可报他知，汝可将详细各情，写给余转达。”该区区长又云，上级军官尚好，恶者皆下级军人。余早膳后即起程。有顷随来宪兵队长告余，自君起程后，禁房诸人概已放归矣。地方文武官吏，系为治安保民而设，兹乃反为害民之贼，任意拘禁，待有钱入手而后放去。以区长之微，敢如此苛虐，莫非上级官吏，有以启之，所谓上下交争利者是也。下午至惠安县城，寓于招待所，休息后赴各界欢迎会。

### 三五〇 泉城米亦贵

十七日早，离惠安县城来泉州，沿路见惠安诸山，多是不毛之地，虽非如甘肃之无生气土山，然除石山外，土山亦乏树木可见。惠安土地固不佳，若政府能保护山林，加以科学改善，当然不致如现下之不毛也。午后经洛阳桥，至泉州城，欢迎者导往招待所。记者多人来访，咸以各种苛政，害民凄惨，及贪污官吏火上添油为言。余答以“自福州起，沿途闻见莫不痛哭流泪，贵记者请如他处用书面作备忘录”。蒙允许送来。南安

县长派绅商四人，来迎往溪尾县城。李光前乡里国专学校，亦有代表来请往参观。泉州米每市斤十三两兑价一元。而数天前，当局拍卖两次臭米数百担，日报均有登载，又自两三月前，由县长等介绍，许兑诸商家白米千百担，每担三十余元，先支去若干定款。越后米价升至六十余元，县长便来取消前约，云前采定之米不能运来，作为罢论，而先收之定银，延至今不肯交还。诸商家不得已，登日报质问。以上两事，均系贪污官吏害民，报纸登载事实可据，非仅传闻而已。盖县长与奸商营私舞弊，而县长靠后方有权势，故敢如此。据记者言：全省各报纸，只有泉州某报，最有势力可登载耳。

### 三五一 统运造成悲惨

自省府统制运输之后，致转运迟缓，如平时商家自行雇运，三四天可到者，统制机关代运六十天尚未交到。至货物损失腐烂，莫肯负责，更属难免。运费比前加多尚未计及。至臭米系自漳州运来，两个余月始到。加以门外汉不知保护，故致腐臭。又如涵江出产虾米，每担卖价一百五十余元，运费至多十余元，合计成本一百七十元，而泉州每担价至四百元，尚且乏货。商家以厚利多往采办，然运输公司迟至两月始运到，该虾米多已臭烂矣。涵江至泉州仅二百余里，两三天路程可达，而运输公司加延二十倍之久。百物安得不昂贵，民生安得不悲惨。庄明理君同两友人，往菜店炒米粉三盘，食毕交银十元，拟找回若干，而店主要再索两元，谓每盘须四元。物价如此昂贵，贫民安得生存。又如商家由上海、香港办来货物，堆积泉州海口百余万

元，运输久延不能交，被敌人侦知，上岸抢劫，又以飞机轰炸净尽。为米物昂贵，县长利用奸商合作，交结运输机关，垄断营业，由是贵上加贵，而公务人员与奸商则大发财利，多者百余万，少者数十万元。

### 三五二 省内不应言

十九日泉州各界开欢迎会，座位皆满。主席致词毕，余答词仍报告代表华侨回国意义，及南侨对抗战努力工作，并国内经过诸省，民气进步，军民团结，最后胜利决属我国等语。既毕，主席又请侯君登台演说，侯君则言政府不仁，统制运输，致百物昂贵云云。下台散会后，余于无人处复责侯君失言云：“余在古田县时经已劝告，不可在公众会场言省府苛政，何以今日复言，不但无益吾闽民众，而我等自身亦有危险。无论如何，必待向陈仪要求不遂后，待出本省界，方可宣布，千万牢记，至切至要。”是晚陈仪所派随行招待员陈延进来告辞，谓接陈主席召回，明早就要起程去。余自觉其任走狗防余后，未尝再与言谈。

### 三五三 函电求陈仪

十月二十日，余到泉州已四天，与记者访员及各界，并厦大集美师生接谈已毕。计自南平北上，及南下至此约二十左右县，调查所及，或闻或见，大都同样事实，决无错误。于是乃拟电函两稿，交秘书修正，发交永安陈仪主席。电文从简，而

函则较详，然均只单独提起统制运输，惨害民生一事，其他如军米、田赋、贸易公沽局，及其他舞弊，苛杂、盐政概无言起。盖以统制运输一项，于各苛政中，政府最无关紧要，撤消最容易，而害民则最惨酷。如此项要求不准，其他更无希望，若此项许可，然后再请求他项。其电文大意如下。“陈主席惠鉴：余自到延平，多处代表来告，自统制运输后，转运比前甚迟，如前三天可到，现须六十余天，致各物昂贵，且多有臭烂损失及舞弊。商人缩手观望，而尤以米粮为甚。饿死、自杀、饥病，难以数计。劳苦挑贩，虽百十斤亦不自由，似此与断绝交通无异。余历十余省，虽近战区，亦未闻见有此政令，万祈火急撤消，以解百数十万贫民倒悬凄惨。以上事实经余考查确实，希接纳至幸。”又再致一函，除如电文所言外，再加列惨况事实八条，付快邮交陈仪。

（一）自统制运输后，闽北运船减去近半，前四千余只，现仅有二千余只。

（二）崇安县逐天决定运米三百担，交福州政府，每担价十七元，他县亦运到不少，而福州兑价每担七八十元。政府有此奇利，贫民何能生活。

（三）福州城外，设十二处检查入口米，虽十余斤亦拘捕办罪。

（四）福州市内，自统制运输米贵后，贫民自大桥上投江而死，尸由警察捞起者八百余人，至沉入水底及被水流去者不知若干。

（五）涵江虾米，每百斤售价一百五十元，而泉州因久运不到，每百斤售价至四百余元。涵江至泉州仅二百余里，常时



挑运至迟三天可到，而运输公司延至六十天始到。致商家所托运虾米，多已臭烂矣。

（六）泉州米价，每市斤一斤，实重十三两，兑价一元。贫民惨苦免赘，而数日前竟拍卖两次臭米，每次数百担，均系运输公司延迟所误。

（七）两三个月前，县长等代商家办米千百担，每担定价三十余元。后来米价升至五六十元，县长便告商家取消前定之米，云为运输不来。而初办时收去数千元定银，迄今任讨不还。诸商家不得已登报质问，现有报纸可作证。

（八）泉州诸商家自上海、香港办到各货百余万元，久积于泉州港口，而运输公司迟延未能运交，致被敌人上岸抢劫及飞机轰炸焚烧净尽。以上八条概属事实，完全为统制运输之害，敬恳急速撤消，仍由商民自运，救闽民于水深火热之惨。否则贫困民众，饿毙日多，残病日众，难可形容。万乞大施恩泽，不特闽民之幸，亦抗战前途之大幸。余不日离泉至安溪，如蒙覆示，可交安溪集美学校转为荷。

### 三五四 华侨反误乡亲

二十日早，余离泉州来南安溪尾县城，是晚各界开欢迎会，主席县长致词，及余演说毕，众多散去。有青年数十人，要求余报告延安事。余于是复登台将所闻所见据实报告，约一点多钟完毕、散会就寝。越日往浮墙乡，寓于国专学校，该校舍系新建在一山岗之上，校址及山水环境颇佳。是日下午往李家大祠堂开会，乡人来者颇众。余演说教育之重要言：“如贵乡光

前君，若非受过相当教育，安能于十余年间，发数百万巨资。且居今时世，非但男儿当受教育，女子亦当受教育。在浅识之人，多云女子受教育，乃为他姓造福，而不知未嫁之前，能教其弟侄，既嫁之后更能顾爱父母家以及造成女子自身之幸福也。”又云：“华侨寄资回来，千万不可在其乡村买置田地。有钱人争买田地，则是陷害族亲使之衰散，乃家族乡里之祸，而非乡里之福，盖乡族田地有限，族人贪利或典押或卖尽，日后财产均空，生活无着，势不得不离去家乡，十人中乏一人可复归来。如此华侨发财回里，不但无益乡亲，反生弊害，凡有存钱应寄存中国银行，或中央银行，两行均为政府负责创办，其利息比买田地尤好不少也。”

### 三五五 劣政勿告余知

二十一日早，余离浮墙，将来侯君乡村之刘林乡，约行数里至某村，陈某绅家早膳。该绅系省参议员，前昨县长派四位绅商，到泉迎余，他亦参加。未用膳之前，余请该绅等数人往私室，问贵县有无苛政，民生苦乐如何，渠则问陈延进何无同来，余答他作陈仪走狗防余，自南平发觉后，余致函陈仪请召回，毋须招待，故昨日已回去矣。该绅等云：“苛政害民极惨，我等未回君言者，因陈延进到泉州，立打电通知县长，嘱告戒将来欢迎四代表，所有地方劣政，切不可告君知。”近午经过码头区，再行十余里，在某乡村午膳。晡后到刘林乡，寓侯君族亲住宅，即往该乡宗祠开会，余演说约如浮墙所言。数日后侯君来同安相会，言码头区区长，向华侨某家妇劝捐二百元，

谓为招待余等费用，大约必多向他人同样捐取。然余过码头时，区长坚留午饭，余辞以预约某乡村招待，虽过其门未入其室，闻有办筵数席或竟籍此为发财之机会耳。

### 三五六 刚毅敢言之国民党书记长

二十三日早，余离刘林将来永春，近午至诗山，厦集校友招待午膳，后往游凤山寺，仍回诗山即起程。近晚至永春城，欢迎者在城外等候，余下轿道谢后，复上轿经过永春城市数里，至某镇寓招待所。越日赴各界开会，到者数千人，主席某君前任厦大建设办事员，现任国民党书记长。致词云：“本省民众受苛政剥夺，凄惨无告，已在生死关头，痛苦甚于倒悬。国内绝无解救之人，历兹多月，盼望陈先生来临，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，盖舍陈先生外，别无他人可能救援。万望陈先生哀怜同乡千万民众，遭此厄祸负责解救，勿使闽民失望，千幸万幸。”余上台答言：“余此次回国，历十余省，所见所闻，未有如本省诸新政者，而到处开会，多有党部书记长主席，亦未见对闽民惨苦，敢在公众会场坦白发表，如今日贵主席者，其爱乡爱民，英勇敢言，余极钦佩。至责余负责解救一事，余亦闽人一份子，安敢自外，第恐势孤力微，言轻责重，无裨事实，有负贵主席及诸君子愿望。”又报告此次代表南侨回国及其他。

### 三五七 再上书陈仪

余自泉州经南安至永春，对民众受苛政之惨苦，复得所闻

见之事实，故再致书于陈仪主席，除查询前日在泉州发去函电外复列各事七条。

（一）贵科长陈延进，在泉州用电话告南安县令，吩咐四位欢迎代表，勿向余报告本地方上有何不良政治。

（二）余自长乐至此，沿途闻轿夫言，虽他处米价较廉，要买十余斤带回家，亦恐犯法不敢采买，足见规例之严辣。

（三）统制运输机关，如设在甲区，乙区及丙区均无设机关，而各区距离作十里远计，挑贩将挑乙区之物产，往丙区售卖，路程仅十里，而兹须先往甲区，向运输机关缴纳例费，手续清楚后，再挑到丙区，不但加行二十里远路程，且迟延时间及加费，故物价不得不高贵。

（四）挑贩有因加远路程，不愿奉行而直接往卖者，若被探员侦知，将物充公，复科罚罪案。故挑贩非比前有数倍厚利，不肯冒险。

（五）运输机关代商家转运货物，既迟延日久，商人有恐货物臭坏，或急于用款者，盼望货物早到，俾能流转，不得已恳求运输公务人员，贿赂金钱以达目的。一商能如是，他商家亦能如是，由是造成公务人员之欲壑。

（六）前商家自雇工人，运输日子既速，如有损坏，运方须负责赔偿，故能注意保护所运物品。今运输机关则不然，坏烂损失均不理，而运夫更放心失顾，夜宿时尤不关照，且堆积日久，安能免其损坏。

（七）商家既病于运输之阻挠，乃减少营业或停止经营，而有势力之公务人员，则与相熟商人合作，垄断居奇，舞弊营私，不言便喻也。

“以上七条，确系调查所得之事实，至余所调查方面，如报界记者，社会领袖，商界名人，沿途役夫，及厦大集美师生等。余在洋见过上次欧洲大战，及此次欧战，英法诸殖民地，虽有统制，只防奸商以货物资敌，及金融漏出为限。绝未有干涉运输，致阻塞交通，更未有对自家民众施行统制，兹乃美其名曰战时统制。呜呼，全国何省有如是乎，万乞贵主席大恩大德，迅速下令撤消，免贫苦人民数十百万人，饥饿疾病死亡之惨，至荷至幸。”

### 三五八 在安溪之集美学校

二十五日早，余离永春来安溪，中午复经诗山，厦集校友仍招待午膳，并拍照毕即行。至溪口日将沉西，蒙备晚餐，用后即行，至安溪城已入晚矣。寓集美学校办事处。集校自厦门失守后，即移来安溪城内，假孔庙为课室，及租近处住宅多座，仅容中学寄宿生八百余名。余自民国十一年春，离开集美乡南来，迄今首尾十九年，始复与集美师生相见，越日开欢迎会，余仍报告回国目的，及南洋华侨对抗战各情，并言经历国内十余省，确信最后胜利必能属我，又言及久滞海外，不能回梓，思乡蒙念，无日能忘，第为俗务纠缠所限耳。会毕参观全校，虽非正式校舍，而战时假寓亦颇过得去，校内及寄宿等处亦整洁，学生精神亦好，余甚喜慰。前校董叶采真令堂别世，尚未归土，其乡村距校十余里，余即往吊唁，越日又赴各界欢迎会。

### 三五九 陈仪拒哀求

二十七日，接陈仪覆来电文一道，不下数百字，所言多不切事实，似有问牛答马之概。其中只有三几句，为对参议员常语：“公务员谁人舞弊，可取有实证来交我，决严办，绝不宽宥，否则不能随便。”余认陈仪骄愎，无意接受余恳求。便拟不往永安，由长汀回洋。即电南平旅运社，将留存行李，寄交长汀厦大收转。集美校董陈村牧君报告，校舍无法扩充，而每学期考取合格，要入本校初中及高中生不下六七百人，仅能收纳三分之一，而已大半不免向隅。若他处有相当校舍，可将高中生移往，既可加招学生，而现校则专收初中生，亦可增收二百余名。余应承之，嘱其采探筹备，该学期学费并大田各职业校。每月须填出经常费二万余元。

### 三六〇 劣绅钻营

二十八日上午，离安溪集校，将来同安城，下午至龙门，在车站开各界欢迎会，是夜寓华侨某君住宅。闻安溪至同安，来往挑运尚未统制。同安某绅，曾向县长商设运输机关。该县长以利少而扰民大，上峰之令未到不许。故沿路运夫虽众，尚幸自由。足见苛政之作俑者，虽初意未必普设，而各处土豪劣绅亦能闻风钻营，助桀为虐也。前安溪欠用货物，概由同安转运，自厦门失陷后，同安需用货物，反从安溪运来，而安溪系由泉州等处运来。

### 三六一 拟设同安初中校

十月二十九日早，余离龙门来同安城，在途中见天马山，无限喜慰。下午到城郊，欢迎者颇众，入城后寓于旅舍。县长设晚宴招待。坐谈间，余云：“闻贵县长不从某绅要求，创设安溪同安运输机关，为其利少害多。此乃两县数十万民众之幸。务希坚持到底，至荷至幸。”宴罢，即往各界欢迎会，会场设于露天，到者数千人，县长主席，致词毕，余上台报告各情，及代表南侨回国，与华侨对抗战努力等工作，并外汇金钱作战费，及经过十余省，对抗战乐观等等，均两点多钟然后散会。余到安溪集美学校，始闻同安、海澄两县均未有初中，因政府禁设。前许多校概移往内地，为此缘故致失学者不少。余至同安便思创办一初中校。据县长言，政府前收没埔尾乡叶定胜住宅，现关闭无用，如合作中校舍可以供给。越日余即同县长，及集校教师陈延庭君往视察。距同城二十余里，认为略经修改便可开课。即交代陈君负责筹备，赶应新春招生，并备文教育厅请求许可，如不许可，余回洋再与交涉，务期达到目的，盖政府之禁设学校绝无理由也。

### 三六二 县长发大财

三十日晚，余在同安城，厦集校友设宴招待。越日余往集美乡，县长及护兵数人同行，余曾力辞，而彼诚意要送尽县界，至集美越宿，复同至灌口方面。计余在同安城两天，旅馆费自理，县长所开招待费，仅晚宴数席，至多三几百元，同余至灌口回

去三天，每天费作二百元，计六百元，合共至多一千元。其后闻就同安城内，派捐商民招待余用费三千元，又向各区派捐万元，统计派捐二万余元。余回洋时该县长已解职。彼系外省人，据政界人报告彼任同安县长二年余，获利二百余万元，多系征派军米，及统制运输之后，与奸商合作，大半取米货奇利，故能发如许大财。查先后用别名由省银行汇去八十余万元，由中国银行汇去一百零万元，其他零星尚有不少。至上言不从某绅要求，设运输机关，原非爱民好意，若非私人无多利可入，故拒绝不设，则系获利已多，将欲卸职回去，二者必有其一。以同安县长如此吸人民脂膏而言，则陈仪祸闽更可想见矣。

### 三六三 集美农林地非佳

十月三十一日早，余离同安城至美人山下，集美农林学校早膳。沿途所见同美车路破坏后，两边树木概被地方村民斩去，至为可惜，否则不但路景美观，而暑天行人受荫不少。农林校舍，虽被敌寇驶战舰来海面炮击多次，而损失有限，盖未有倒塌，仅破损而已。美人山下农校所栽树木，颇茂盛可观，唯山上松柏则稚小不长大，虽近十余年之久，看似三数年之短小。语云，十年种树地成金，集美农林校，种树数十万株，可惜地土欠佳，否则以地方燃料之贵，虽作火柴亦可值价不少也。

### 三六四 十九年后回故乡

余到农林时，集美乡长数人来迎。在农林点余钟再起程。



途中见集美校舍，欣喜莫可言喻，几似梦中遇见。盖离别近二十年未能回梓，梦寐思想难以言尽，兹达素愿，喜慰无限。上午十一点到集美校舍，即视察全校及庐墓，到处树木阴翳，高出楼屋。在宗祠中告知多位乡亲，请传知阖乡人众，下午三点钟到祠堂相见，余明早就要别往。视察至下午二点钟毕，往校舍午膳。集美全乡原有二千余人，厦门失后阖乡星散。敌人虽占据厦岛未有到此登陆，然距集美仅一衣带水，炮火时常波及，数月之间乡里为墟。迨至本年来乡人稍稍回来，约可半数。到祠堂者数百人，余报告各事。并告不能多留几天，系因欲视察滇缅路订约十一月尾在昆明会集，现日子已迫故也。乡人渔船前原有九十余只，每只渔夫三人，现仅存十只，余均漂失无踪。有多人来告鱼网尚保存，但乏资购船复业，每只一百二十元。余即交代集校管财人，如有乡长证明者，每只船价可以照给，大约至多可恢复三十余只而已。乡人又告现有儿童男女百余名，请开一小学校，余应承之。嘱陈君延庭准备新年开课。

### 三六五 海陆空炸击集美

余前在集美所建之住宅，费款八千余元。战事发生后敌人自厦门用飞机来投燃烧弹，烧至净尽方回去，现仅存墙壁而已。其他乡村诸住宅，虽有数家中弹，损失无多。至各校舍被空袭外，中炮弹者二百余次，幸建筑坚固，除弹孔外，其他无震裂之虞。破坏最重者为小学校舍，其次为礼堂，再次为图书馆、幼稚园及寄宿舍等。余约略计之，损失占全校二成之额。然已年余未有空炸及炮声。闻余离集美后不久复用飞机来炸毁鱼池内一座